



# 小哨兵铁弹子

少年文艺选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---

# 小哨兵铁弹子

少年文艺选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插图： 鞠伏强 郭 英  
高顺康 朱 旭

## 小哨兵铁弹子

少年文艺选辑

\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 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 
南通东方红印刷厂印刷

1975年4月第1版

1975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0·106 每册 0.30 元

# 目 录

## · 小 说 ·

- 任龙与肖新.....凌永畅(1)  
肖 鹰.....张孔昭(19)  
新 松.....肖庆元(36)  
小哨兵铁弹子.....唐炳良(49)  
后 代.....刘健民(68)

## · 散 文 ·

- 买书包.....言子清(88)  
学农的一课.....陆明德(93)

## · 诗 歌 ·

- 柳下跖之歌.....张震麟 叶庆瑞(109)  
批林批孔战歌(四首).....孙友田(124)  
爷爷参加理论班(革命儿歌·外十首).....周瑞玉等(132)

## · 革命故事 ·

- 小向导.....栗 谦(144)

## · 童 话 ·

- 金鸡的故事.....晨 光(160)

# 任龙与肖新

凌 永 畅

办公室里，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教师，正埋头批改作业。他头发已经花白，戴着老花眼镜。一本，又一本，一叠，又一叠，他时而微笑着点点头，时而轻轻地摇摇头，那么全神贯注，不知疲倦。忽然，他把蘸水笔往墨水瓶里一插，掏出手帕擦了擦眼镜，细细地看起眼前的一本作业来。这作业本上，分明写着：

附言

严老师：

今天晚上，我到队里政治夜校去，和徐伯伯他们一起学习十大文件。大伙儿都很欢迎，还让我教唱歌。后来我回家做作业，徐伯伯就问：“你们怎么一天到晚做作业，做不完的？”真的，我也觉得作业太多了，做得头昏昏的。作业少做些不行吗？我们

可要警惕，不能回到老路上去……我还有不少话要和你说明呢，可眼皮撑不住了，下次再谈吧。

此致

敬礼！

你的学生

任 龙

9月20日22点45分

严老师细细读了两遍，不由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象任龙这些孩子，太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，连多做些作业都怕苦！不多做作业怎么提高质量？真是的！应该找他来谈谈……

这时，一个女孩子轻轻巧巧地走了进来，小辫子上扎着黄头绳，身上穿着花衬衫、蓝长裤、白球鞋，不大象农村里一天忙到晚的小姑娘。她把一把钥匙递过来：“严老师，教室门锁好了。”

严老师赞许地点点头，问道：“肖新，任龙回去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在操场上踢足球呢。”肖新回答说。

“你去把他喊来！”

肖新答应着出去了。

足球场上激战正酣，一派龙腾虎跃的景象。听得肖新喊，任龙和战友们招呼了一下，到办公室来了。他，十

三、四岁，黑里透红的脸庞，闪闪有神的双眼，微微向上弯的眉毛，满头满脸都是汗，一件黄背心湿透了，紧贴在身上，蓝短裤沾满了泥。

严老师望望他，递过手帕来：“你看你！快把汗擦擦。”

任龙憨笑着，不接严老师的手帕，膀子一弯擦了擦脸。

谈话转入正题了，严老师问道：“你是嫌作业多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任龙点点头。

“这里，22点45分，”严老师用笔尖指着“附言”又问，“你的意思是时间不早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你应该妥善安排，吃过晚饭就做作业，不一定要到政治夜校去嘛！”

任龙的大眼睛忽闪了一下，惊奇地问：“你不是经常教育我们，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吗？”

严老师的脸上，分明露出不高兴的神色：“你为什么要强词夺理？不到政治夜校去就不能向贫下中农学习吗？作为一个红小兵，可要听话！”

“红小兵最听党的话，最听毛主席的话。”任龙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就这么说了。

严老师又说：“你想想，现在有些人说学生的学习

质量不如过去，不抓紧怎么行？一个学生要得成绩好，只有多读多写，勤学苦练。譬如肖新，她看的书多，做的作业多，进步就大嘛。”

“肖新进步大？”任龙说，“严老师，我正要告诉你，贫下中农都说肖新变得象个洋学生。地主分子高老疤住在她家后面，经常接近她……”

严老师笑了：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高老疤该老实些了吧。”

望着严老师的笑脸，任龙十分着急：“严老师，对阶级敌人，我们决不能丧失警惕！”

严老师心里也明白，任龙的话是无可辩驳的；但是任龙这种倔强的态度，郑重其事的口气，严老师实在受不了。他猛地把笔往桌上一撂，大声地说：“我丧失了警惕？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任龙的几个同学，李明、王庆他们从足球场来了，站在窗外踮起脚尖看着听着。此刻，他们都不出声地笑了。

“对阶级敌人决不能丧失警惕，这话是徐伯伯经常说的。”任龙又告诉严老师。

严老师手一挥：“你先回去，我去找老徐谈。”任龙走到门外，李明、王庆他们迎上前来，一起高高兴兴地走了。严老师烦恼地站在窗口，耳边传来了任龙他们欢

乐的歌声：

象雄鹰飞翔在蓝天，  
象骏马奔驰在草原，  
我们在阳光下茁壮成长，  
我们在红旗下刻苦锻炼。……

## 二

家家电灯亮的时候，老徐赤着脚，扛着大锹，大步跨进了学校大门。这门，他进出的次数是太多了。这校舍，原是高老疤用贫下中农的血汗砌成的地主庄院，老徐在高家做长工，寒往暑来，水深火热，整整熬了十年。土改的时候，贫下中农把这房子改建为学校。后来学校渐渐上了“正轨”，孩子们进了学校，就成天识字念书，劳动也很少参加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弄清楚，原来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干扰。毛主席关于“贫下中农管理学校”的指示下达了，大队立即召开会议，大家一致推举老徐担任贫管会的代表。当天，红旗舞，鞭炮炸，锣鼓喧天，欢声雷动，老徐和几位代表进驻了学校。几年下来，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。贫下中农都说如今这学校坚决走《‘五七’指示》指引的路，学生德、智、体几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，能文能武，生气勃勃的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！

可近来又有人刮起一阵风，说什么学生“质量差，水平低”，有的教师听了，就采取种种方法“提高教学质量”。这不能不引起警惕！老徐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，翻开十大文件细细地读。越读，他的信念越坚定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坚持下去，决不能倒退！

刚才，任龙把严老师的话告诉了他。他正在田头放水。他叫任龙回家吃晚饭，自己往学校里来了。

严老师已经吃过晚饭，看见老徐，迎上来说：“我正要到你那里去。”老徐把锹往墙上一靠，握着严老师的手坐下来：“有什么事，你就先说吧。”

“任龙这个孩子，你去和他谈谈才好。”严老师颇费斟酌地开了头，接着把他和任龙的谈话经过告诉老徐。

老徐虽然已经听任龙谈过，还是认真地听严老师把话讲完。他把方凳子往前移了移，靠近了严老师，坦率地说：“我听任龙谈过了。老严啊，贫下中农都相信你



想把孩子们教好。可是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，你的看法和大伙儿还不相同！”

严老师一怔，不由得轻轻地问：“还不相同？”

“是的。”老徐肯定地答道，“看一个孩子，看他的什么？教育一个孩子，用什么来教育？值得我们好好考虑哪！”说到这里，他昂起头，注视着墙上。严老师顺着他的眼光看去，一行红色的美术字，在灯光里分外醒目：

**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。**

老徐接着说：“你看任龙这孩子怎么样？当年我和他爸爸一起在高家蹲过。高老疤逼着我们在沤田的冰水里拉犁。那时他爸爸也只有十三、四岁，血珠儿从腿上渗出来，点点滴滴溶进水里，真不是人过的日子。想不到他爸爸如今当了拖拉机站的负责人了。任龙这棵苗子，在党的雨露滋润下，我相信他比我们老一辈会更有出息。还有肖新，我们也要多加关心。阶级敌人不是把复辟的反革命希望放在我们的后代身上么？”

严老师听得很认真，但有些困惑，不知怎么回答好。

老徐又说：“党的十大号召我们继续搞好教育革命，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，我们可不能含糊啊。我得走了，你好好想想吧！”

严老师站起来送老徐，出门走了一段路，老徐叫他别送了，严老师站住了，一边往后退，一边说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老徐看见他往后退，大锹往地里一插，一步跨上来扶住他的肩头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不能往后退了。”严老师回头一看，不由一惊，原来他已经退到一个泥塘边上上了。

### 三

第二天，任龙提议利用课余时间铲青草积肥，严老师同意了。同学们干得热火朝天，铲来的草堆成了一座小山。任龙还从队里扛来一把雪亮的铡刀，和李明、王庆他们忙着铡草，准备把碎草撒在晚稻田里，踩进泥里作肥料。

严老师布置大家抬草的时候，把一本点名册交给肖新，关照说：“你就别抬了，登记大家抬的筐数。可要负责啊！”

肖新先到了田头，一眼看见高老疤正在那里。这家伙，两个肩膀扛着个尖脑袋，老鼠眼骨碌碌地转。他中午听肖新说了撒草这件事，早候在这里，一见肖新，就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现在的学生真好，铲了草还抬到田里来。你们倒在这里好了，马上我来撒。”

肖新说：“你可不能不撒。”

高老疤干咳了几声，拍拍胸脯说：“我保证，我这就回去拿叉子来撒。”

肖新信了他。

同学们抬着碎草来了，肖新关照大家倒在田边就行了，忙着登记筐数。有的同学听说严老师叫肖新登记，看谁抬的筐数多，便只顾抬不顾撒。过了一会儿，任龙铡完草，和李明抬了一大筐碎草来到田头，看见碎草倒在田边，稻苗被压在底下，不见有人撒草。他着急了，对肖新说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？徐伯伯说过，稻田里歪碎草，一定要撒开，不然会把稻苗压倒捂黄，好事变坏事！”

肖新说：“这一点我也懂，马上自有人来撒。”

任龙不放心，又问：“谁来撒？”

肖新顿了一下说：“你别问。”

任龙严肃地说：“我不能不问，损坏庄稼可是大事。”

肖新红了脸：“好，我不记了。我去报告严老师。”说着，赌气地走了。

听说去报告严老师，有的同学替任龙担心，任龙却很坦然。他和李明、王庆他们赤了脚下田去，把碎草一把把撒开来，把压倒的稻苗一棵棵扶起来。正干得劲，忽听有人乐呵呵地说：“好哇，真有点大干快上的样

子哪！”他们抬起头，齐声呼喊：“徐伯伯！”

徐伯伯下田和他们一起忙完，登上田埂，告诉大家说：“刚才高老疤在村里胡说什么学生劳动没有好事做，瞎胡闹，我喝住了他，赶来看看。”

任龙说：“肖新说马上自有人来撒草，莫非她上了高老疤的当？”

一个同学接着说：“我抬第一筐草来时，看见高老疤刚走不远。”

徐伯伯深沉地点点头：“是的，高老疤这种人表面上点头哈腰，净说好话，骨子里全是阴谋诡计。我们千万要警惕哪！”

“走！”任龙大声说：“我们找高老疤去！”……

这时候，学校办公室里，严老师正在安慰肖新。他说：“任龙的确太过分了！”

#### 四

本周作文本交上来以后，严老师起早带晚，精心批改，详细记录，准备上一堂评讲课，并且请老徐去听课。

上课了。严老师先概括地叙述了这次作文的优缺点，接着有声有色地朗读肖新的作文。朗读完了，抬头向课堂上扫视一眼，满意地说：“大家听见了，肖新的这篇文章，层次清楚，语句通顺，特别是最后一段发表了

自己的感想，使文章更加完整。同学们，肖新是我们班上的优等生，从她的作文可以看出我们的教学质量正在提高。下面，大家谈谈吧，怎样向肖新学习。”

然而，却没有人举手发言。

严老师说：“怎么不谈，有好的就要学习嘛。”

还是没有人举手。教室里象风暴将临的海面，呈现出一种紧张的平静。

严老师自己转了个弯说：“大家有意见吗？有意见也可以提。”

任龙霍地举起手来。严老师好象不大愿意让他发言似的，左右望了一下，看到没有别的学生举手，才对任龙点点头。

任龙站起来大声说：“我有意见。肖新的作文，最后那段感想，与事实并不一样……。”

也许任龙说得太急，严老师似乎没有听得清楚。他问任龙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于是任龙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肖新写了向贫下中农学习，站稳立场，擦亮眼睛，坚决不上林彪一类骗子的当，可是她理论没有联系实际。”

严老师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任龙立即回答：“那天她相信高老疤真会来撒草是有根源的，高老疤经常窜到她家去。高老疤贼心不死，



他造谣生事，偷窃破坏，一肚子的阴谋诡计，成天想干罪恶勾当，我们决不能放松他！”

严老师说：“对高老疤当然要专政，可你不能瞎扯到肖新身上去！”

任龙紧接着说：“高老疤恶毒攻击我们搞教育革命，胡说什么‘今天的质量不如文化大革命前高。’他还夸‘肖新是天才，将来笃定能干大事情。’肖新听了，把砒霜当白糖，还满高兴呢！有一次，我还看见高老疤给肖新一本什么书。”

严老师似乎不相信，望望肖新，也许是让肖新站起来申辩吧？然而肖新红着脸，低下了头。

李明、王庆，还有好多同学都热情地望着任龙，露出欣喜的神色，显然是支持他。

严老师顿了一下，又问任龙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哎，我们现在谈作文。”

任龙十分激动，恳切地说：“严老师！你，怎么能只谈文章不谈人？阶级敌人的黑手正伸向少年儿童，我们不能不问！”

说完，坐下。

教室里寂静无声，连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。

严老师正踌躇着，下课钟响了。

课堂上，任龙说的都是事实。他提得好，不愧是贫下中农的后代！老徐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底。他听完课高兴地对严老师说：“严老师啊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，经过教育革命，孩子们学得的真有用啊！千千万万象任龙这样的孩子在迅速成长，这是多么可喜的事，我们的事业是后继有人，大有希望啊！”

下课以后，老徐要赶回生产队办事。他临走时，要严老师走出校门，经常到生产队走走，到贫下中农家里坐坐。

## 五

放了学，严老师先是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，后来坐下来学习十大文件，看了很久时间。